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目錄

書殲

書獻捷

辨書獻抑齊侯不書使內齊侯辨　不書宋捷諱辭貶辭

書歸俘

書平

輸平墮成辨　宋楚平貶稱人辨　暨齊平以爲燕齊平

辨　及齊鄭平以爲叛晉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錢唐張應昌學

○書救 救無功乃書辨　齊人救邢辨　師狄救齊救梁說辨　宿救陳不書救宋辨　救無有不善辨　三國救邢公穀說辨　楚救衛救鄭吳救陳胡傳[illegible]　救鄭書不書褒貶辨　褒王人救[illegible]　書大書師[illegible]　書[illegible]

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 汪克寬纂疏閔元年

王人救衛書救之始吳救陳春秋之終世變可知 汪克寬纂疏莊六年引啖助

齊伯衰而魯救齊晉伯衰而魯救晉皆關天下之故 惠士奇春秋說

救而不速救者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於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書所至以罪其怯齊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 胡傳閔元年

陳氏謂救必無功而後書以經傳考之王師惟救衛一事內師若救成救台師出而寇還會救若救鄭救許救徐終桓公之伯三國無役不從不可概謂無功若晉楚救陳鄭筆削詳畧各不同蓋內師無不

書王師合茍及魯無不書會救亦無不書陳氏之言非達例也（趙汸屬辭）

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哀七年鄭駟弘救曹十年吳救陳春秋末世書救三事可覩世變其始伯主不能自立而諸侯救之其繼中國無伯主可控告而諸侯自相救其終中國不足以為中國而夷狄救諸夏矣（趙汸金鎖匙）

夷狄侵暴諸侯盟主救之正也諸侯叛華即夷盟主伐之夷狄救之逆也槩以為善曲為說通之則是非紛錯失聖人之旨（家鉉翁詳說莊二十八年）

春秋之義凡救而有恤鄰急難之公心者則善之其或伐其叛已者救其附已者今日附已則救之明日叛已則又伐之即伯主之救亦救其附已者何善之有（張自超宗朱辨義哀公十年）

胡文定謂書救未有不善非也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襄十年楚公子貞救鄭聖人非是許楚乃是罪鄭衛僖十八年狄救齊則是深罪

宋襄齊桓攘狄一旦身死內亂宋襄搆禍致煩狄人之救聖人益傷之杜少陵詩云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其意正同例之不可拘如此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懋按胡氏例凡書救皆善陳氏例救而無功然後書均不然也諸家辨之矣李氏廉汪氏克寬皆囿於一字褒貶之例者也

莊五年冬公會四國伐衛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書救始此

左伐衛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王者有征無救書救王室微矣高閌集注○王師不言救諸侯相攻而諸侯救之夷狄內侵而方伯連帥救之可以言救今諸侯擅兵伐國王不能令而以兵救之見當時諸侯之無王也家鉉翁詳說○公羊云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胡氏曰襃救衛也皆非經本旨天子討而不伐安可以救言言救則與列國敵體矣春秋書此傷王室之不復興也

是故書王人救衞以志王室之衰書楚人救衞以著城濮之績

書楚公子貞救鄭以著蕭魚之善陳遷鶴紀疑○張氏自超駁穀梁

說又張氏洽陳氏葉氏方氏說並見書王師門

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鄭人

將奔桐邱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楚是陵弱暴寡之師救之而

遁得救急恤鄰之義胡傳○經書齊桓之救五此年及閔二年救

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爲安攘之始事李廉會通

○書救二十有三而齊桓居其五視他伯者爲愈矣汪克寬纂疏

○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我公不顧荆

人一聘之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李廉會通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閔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左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非其緩也案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之救未爲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既而狄人又入衞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其救之汪克寬纂疏引王葆○說者猶以書人爲譏桓公不力於救患此求之過深而反失之也桓公量狄勢之强弱遣人救之耳余光存倓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見外城門城邢諸說見書次門○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之後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蹂踐邢衞之境二年冬破衞則狄勢愈張既入衞又移師於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

吳澂纂言　○救徐之舉先書楚伐徐而後書次書救則緩於救患也救邢之舉未見書伐者而直書曰次于聶北救邢救徐在楚既伐徐之後救邢在狄將伐邢之時此其所以異也呂大圭或問　○齊救邢而不救衛何也衛以失衆無與守戰狄一至而渙然離非齊所及料也方苞直解　○凡書救前必書伐上文不見狄伐邢而書救邢者是時狄尚在衛邢衛壤地相接狄既入衛勢必及邢故預出師以救次于聶北以爲聲援於是狄不敢逼而邢遂得遷皆此一次之力也先儒譏救之不速非然也然則桓何以不救衛狄至卽潰赴告不及也葉酉究遺　○公羊以書次爲邢已亡不及事又謂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稱師不與諸侯專封也皆非也經有救邢又有邢遷救邢則邢未滅之辭也邢遷則邢自遷之辭也邢能自遷諸侯城之而已非邢亡又非專封也劉敞權衡　○

穀梁曰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其不言曹伯可以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不足乎揚也非也非救曰救以遂齊侯之意則是經欲成小白之美而虛設救文可乎遂齊侯之意是褒也不足乎揚是貶也則經於小白其進退安在哉葉夢得穀梁傳○按先儒以次而救爲譏緩救又以三國書師謂動大衆而無志於恤患深罪齊桓又謂始緩於救過也終能救邢功也功過不掩皆誤也辨已見書次

僖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張氏說見書遂門○救稍緩則楚入許據其要害與鄭同爲犄角以制我矣故遂釋圍以救之知前緩於救衞而急於救邢皆伯主權時應變之衡耳黃正憲翼

附

僖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公會齊侯等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盟于牡丘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合八國之衆以救徐而僅使大夫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陳傅良後傳○次于匡止而不進也大夫帥師諸侯不行也救師如解焚溺八國已受盟矣諸侯止而不進大夫帥師以出書遂書次書大夫罪之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楚之伐徐以其取舒也舒楚之與國徐取之爲齊也桓公招江黃取舒庸目奪楚之援前年楚滅黃齊不敢救於是揚兵伐徐正月伐徐而齊三月出次固已緩矣尚何次邪是幸其自退而已次於匡而楚不退於是命大夫帥師以救之是示怯於楚也宜徐有婁林之敗也趙鵬飛經筌○經書盟而後救者牡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

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李廉會通○以七國之衆不能敵楚千里之孤兵春秋書諸侯之盟之次大夫之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其情自見矣程端學本義楚敗徐婁林條下○餘見齊楚爭盟門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等伐齊夏師救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左傳見書戰○按舊說皆本穀梁善救齊之說○狄自桓公攘斥而後不敢爲患者數十年至是齊國破伐我師救齊狄亦救齊則是感桓公遺澤而來義可取也讀春秋者合前後事蹟觀之善惡自著若但于一行之內數字之間求褒貶於是有穿鑿附會以成其說者矣陳遷鶴紀疑

書

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

此書救者非善之也書衛國附楚之罪又見晉之伐其必救能致楚師之出而成服楚之功制之得其道也高閌集注鄭玉闕疑○書救衛惡楚也胡氏以爲譏晉謬甚曹衛親楚則晉伐爲伯討何譏之有顧奎光隨筆○趙氏吳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趙氏吳氏說見晉楚爭盟門餘見書伐以救門

文九年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見晉楚爭盟門

宣元年秋楚鄭侵陳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左氏以爲救陳宋蓋意之爾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及宋故救陳則宋自解何用分兵往救哉趙鵬飛經筌

○張氏洽謂陳無罪衆伐當救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畧之此見左氏有救宋之文而經不書故爲此言不知晉與師救陳之時楚未侵宋也且春秋書其事以見義不聞畧其事以見義者也程端學或問　○楚初侵陳晉卽往救趙盾之出原爲救陳故春秋祇書救陳文定乃以春秋不書救宋爲聖人削之若晉果救宋聖人果惡其前不討宋弑君而今又救之則當明書救宋以罪趙盾之黨惡不當反沒其事爲盾隱惡張自超宗朱辨義　○楚鄭之師以侵陳出晉師亦以救陳至本末救宋而楚鄭已歸覩下會晉師于棐林去陳猶遠可見胡傳以爲善救陳而削救宋攷之未詳也高澍然釋經　○救宋不書顧氏從杜注以爲闕文見闕文門

宣九年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見爭鄭門　○郤缺救鄭與五年荀林父十年士會之救鄭

等耳彼不書而此書胡氏以爲惡楚任氏以爲前不討鄭歸生故不書今歸生已誅故書皆非也葢有告不告故（葉酉究遺）

宣十二年冬宋師伐陳衞人救陳

見書伐門○清邱之盟討貳宋爲盟故伐陳以陳貳于楚也而衞救之同盟之國自相矛盾據事直書葢以著晉之不競於楚也先儒以春秋書救皆善辭即此可見其不然矣（葉酉究遺）

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見爭鄭門○救公羊作侵誤蟲牢鄭服晉故楚伐晉救七年亦楚伐晉救比事可知（吳楷公羊義疑○按阮元校勘記亦云字誤）○按胡氏以下諸家謂傳載晉軍欲戰武子還師疑其非善而許之以救者嘉其息兵愛民故以救書而免逗撓之責皆誤於以書救爲褒辭也

成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等救鄭同盟于馬陵

左傳見爭鄭門餘見晉楚爭盟門○拔家氏以爵諸侯而書救爲褒誤於一字褒貶例也

襄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等救陳

左傳陳氏說見爭陳門

襄十年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見爭鄭門○楚數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二年鬬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以爲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林堯叟注○書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書楚救衞義同蓋以見晉伯之方興而楚不能爭耳胡傳謂以救許楚非也葉集集○書救鄭非善楚也著諸侯伐鄭而鄭未服也張自

辨義超宗朱○書楚救鄭著鄭人從楚之罪耳胡傳謂書救未有不善過矣顧棟高大事表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李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見書至門○李氏說見大夫帥師門救台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衞遂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魯不能抗齊久矣豹豈不知之何待至雍榆而後止邪蓋昔日魯有齊患晉爲之合諸侯以圍之今晉有齊患魯於義不容恝出師以爲名而已矣黃仲炎通說○書救晉何晉遂失霸也以區區之魯何救於晉書救晉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蓋於是焉始故謹而書之是故自救盟主之後晉以諸侯之師

救宋昭二十一楚救徐昭三十之類皆不書陳傅良○餘見書次

哀七年秋宋人圍曹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左傳家氏說見宋滅曹門○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其再見以列國無霸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陳傅良

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彙纂見爭陳門陳說見上○夷狄救中國者非能施德也爭諸侯焉爾吳季子所謂二君不務德而力爭是也黃仲炎通說○吳救陳與狄救齊同義所以罪中國諸侯也高閌集注○楚昭之救陳春秋不書救今吳之救陳得書何歟曰陳之從於楚從夷也吳之本心猶在中國吳之救陳固有以異乎楚之為救也家鉉翁詳說○吳不挾陳以叛楚何用救哉陳之禍吳

爲之也救何足多乎此與楚救鄭一耳蓋爭諸侯非救也季子自言之矣胡傳穿鑿 李光地榕村語錄 ○文定以凡救皆善之吳救陳而以號舉者爲傷中國之衰也非也此如僖二十八年書楚人救衞以著陳之附吳原不論其救之善不善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書伐以救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 ○公羊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諉也其爲諉奈何伐楚爲救江也○穀梁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宜合諸侯聲罪致討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書伐楚以救江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胡傳

○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之

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秋楚人滅江孫復尊王發微○攻其所必救亦兵家之常耳但偏師而往具文而出豈足以震動楚人而解危國倒懸之急家鉉翁詳說○以楚之彊齊桓所不敢戰晉文合四大國之師僅能勝之於城濮今處父烏合之師多見其不自量也不能損楚一毫何足解江之圍然楚內忿江之不屈而外憤晉之見伐能無怒乎故期年圍之必滅江乃已書法所以見救江非所以爲救實速其滅也趙鵬飛經筌○以一大夫將偏師而伐楚何易與其意謂不能救則無以爲盟主必救之而憚於合諸侯姑出偏師以存救江之名而已故不徑赴江之急而迂其途以抵方城之外於是號於人曰吾伐楚所以救江也非有救患分災之實而竊其名也黃仲炎通說○春秋書侵伐多不言所事而此書伐以救實爲特筆考於傳之所錄

非惟楚侵陳以救鄭伐鄭以救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處父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而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歟 汪克寛纂疏 ○書以救江者譏不能討賊惜伐楚之非伐楚也且楚人圍江豈遂空國而出晉以一大夫將偏師以臨之遂足拒楚而解江圍乎惜救江之非救江也 直解 御纂 ○伐以救伐其事也救其意也 林敳行說略 ○彙纂案

見晉楚爭盟門

○救不書 救鄭不與楚辨 救鄭救宋不與晉辨 救鄭于楚責諸晉辨 彭城不可救辨 襄二十四年不書楚救齊諸侯救鄭辨 柏舉穀梁胡傳說辨 會晉師不與晉辨

莊三年冬公次于滑

左穀見齊滅紀門

僖六年秋楚人圍許

不書救鄭楚與齊爭鄭耳不足謂之救也御纂直解○按汪氏云不與楚救未是

僖十五年秋齊師曹師伐厲

此伐厲以救徐與伐楚救江正同然春秋不書以救者厲近徐而楚遠江則齊桓之用兵猶愈於陽處父也汪克寬纂疏

僖二十二年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左楚人伐宋以救鄭○宋以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葢夏首伐鄭之師旣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汪克寬纂疏○按不書楚救鄭史畧之耳張氏以爲惡楚非也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攻楚之必救以救宋也不言救宋其事關繫中國甚大非特救宋存宋也家鉉翁詳說○攘楚之事起於此救宋不足言也牛運震傳

宣元年秋宋公等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楚蔿賈救鄭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鬬椒救鄭○按趙盾救焦當書也而經不書春秋稱人微者也而左氏以爲趙盾楚鬬椒救鄭當書也而經亦不書經傳不同信經捨傳可也 程瑞學三傳辨疑

宣五年冬楚人伐鄭

左晉荀林父救鄭○救鄭何以不書以下有侵陳之文故不書也家氏謂歸父弒君宜討不宜救如是則以弒君之晉而救弒君之鄭爲同惡相濟春秋宜急書之以著其罪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 ○晉救鄭不書未嘗救也聊以張虛聲示諸侯耳故楚師旣退然後自將侵陳 朱朝瑛略記 ○葉說見書救宣九年郤缺救鄭

宣十年冬楚子伐鄭

先儒謂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此信傳之過而不顧夫理者也夫夷狄猾夏晉能救之雖不免大夫專兵之罪然猶有攘夷狄之功焉救鄭而敗猶當書之況救鄭而逐楚師經豈有不書者哉程端學或問○按九年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經既備書之此士會救鄭而又逐楚師諸侯之師又伐鄭經豈有不書者乎若晉既勤於鄭鄭宜附晉曾未數月而楚鄭爲辰陵之盟何哉惟晉不救鄭而鄭遂盟楚無疑也左氏附會傳程端學三傳辨疑○左氏稱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先儒據此謂經削晉救不以楚爲罪皆由誤以稱爵爲褒故曲爲之說耳經所不書有可據傳以爲義者必於經有考也下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則是冬傳稱晉師救鄭逐楚師諸侯留戍非其實矣日講解義○士會救鄭不書胡氏以爲責

晉非也五年楚伐鄭晉荀林父救鄭亦不書又何說乎葢春秋只欲著晉楚之爭霸耳至伐者固皆陵弱暴寡之師救者亦非有扶危定傾之義告則書不告則不書原不以書救不書救爲襃貶也胡氏必以書救爲善辭無怪乎其不可通矣葉酉寀道

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救鄭不書不及事也方苞直解○城濮書楚救衛邲書楚圍鄭錄晉楚合兵之出也鄢陵鄭已與楚合謀會戰不必再書救鄭也〔二字不明〕○不書救鄭非因救而戰也晉聞鄭與楚平復濟河若書救鄭及楚戰似楚圍未撤鄭守未下晉以戰爲救皆非事實矣高然〔二字不明〕經○按諸家以爲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者固謬以爲責晉緩救而不書者亦非也方高之說允矣

宣十二年冬楚子滅蕭

左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成四年冬鄭伯伐許

左晉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

成九年秋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侵陳以救鄭不書○不書楚救舊史略之耳非削也高澍然釋經

○文定泥於凡救皆善之以為春秋不書救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者非也晉文伐衞書楚救之明衞之附楚而晉伐之為伐有罪也此之伐鄭不書楚救者沒鄭之附楚而晉伐之為伐無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七年夏諸侯伐鄭楚子重救鄭　冬再伐鄭楚公子申救鄭

姚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十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鄭侵晉衞救晉侵鄭杜注不書救以侵告

成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救宋不書

汪氏以爲不曰救彭城者彭城不可救也然則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不書又豈宋不可救邪春秋不書老佐華喜圍彭城則楚鄭不書救楚鄭之師書侵則晉侯之救亦可以無書蓋事繁而可省則省其文非有別義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楚子辛救鄭不書○自鄢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子申救鄭皆不書 汪克寬纂疏

襄七年冬公會晉侯等于鄬 救陳

左傳杜注見爭陳門○此本以救陳爲會而經不書救陳者以無志於救徒聚諸侯之師而觀望不前也此文例也 毛奇齡傳

襄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救鄭○左氏曰諸侯還救鄭然則何以不書於經邪諸侯相會而救患義事也春秋豈諱之哉且救許救徐何以得書 劉敞權衡 ○汪氏以不書救齊爲不予楚救者非也晉會夷儀實未伐齊何以書楚救齊乎又謂諸侯去齊救鄭救不及事故不書救鄭亦非也楚寇未退自解鄭而去諸侯無功無罪是以不書非救不及事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楚伐鄭志在救齊然此時諸侯本未嘗伐齊何待救乎何以不書救鄭曰亦未嘗救鄭也諸侯不能伐齊安能拒楚蓋楚人門于東門師巳臨其城下忽次于棘澤則鄭有以卻之而後諸侯至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十一年秋會于厥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不書救蔡不果救 杜注 ○晉既失伯楚圍

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夫自爲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程端學本義○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慭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失救患之義矣故厥慭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而罪見汪克寬纂疏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翰胡救宋○晉師暑不書以其有畏于楚討之不力叛者皆逸去也家鉉翁詳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帥師逆華氏諸侯之戍謀曰不如出之以爲楚功乃固請出之晉合諸國救宋而絀於薳越是故救宋不書不足書也趙汸集傳○陳氏說見書救門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按汪氏云不予以討叛故不書救非也

昭三十年冬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楚沈尹戌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陳氏說同上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穀梁曰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謂夷狄未可同於中國此妄矣狄救齊穀梁以爲功近而德遠會謂吳不如狄乎何其賞罰之偏也劉敞權衡○胡傳謂不書救救大矣吳懷謀楚之心非有救災恤鄰之實也非也據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則柏舉楚地也蔡圍未解吳獨伐楚以救蔡書可也蔡圍既解與吳子合兵伐楚而戰於楚地安得書救蔡哉若以救爲大則楚救鄭衞亦可云大乎方苞直解○其不書救蔡者師至而圍已解吳深入楚境不可以救書也若如胡傳之說又無解於哀八年之書吳救陳矣葉酉究遺○張說見書鬭門牛氏說見書以師門

定八年夏齊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見公會師門○將來救我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杜注

○士鞅趙鞅荀寅救我經不書齊師已解未逮救也書會師而不目士鞅義繫於會師也使書晉救似齊師因救而解書會晉士鞅似期會而非因救我必如是而後見事實也宣元年趙盾救陳亦未逮救而書者不書則不知棐林之晉師爲救陳而至以四國同會無適主也此言公會則知爲救我雖不言救而救已明也彼書四國會于棐林雖言救而未逮救亦明也高澍然釋經

○按家氏謂晉不以師納魯昭而今赴齊患不與之以救非也

定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說見書次門

哀六年春吳伐陳

楚救陳不書略之也牛運震傳

哀八年春吳伐我

不言救志在服魯盟而遂還不成為救 直解 御纂

○書次 救書次貶辭辨 次郎公穀說辨 次成穀梁說辨 次聶北公穀胡傳說辨 雍榆公羊杜氏說辨 齊衞三次事 絶晉辨 諱伐盟主辨 貶辭辨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左傳莊三年

兵事尚速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告命三日以上必記其次兵未有所加則書所次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所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是也 杜預釋例

次者師止舍之名君行師從故君所止舍亦言次 趙汸屬辭卷六

易師之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城濮之戰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背酅者右背山陵而師在其左故曰左次次猶

舍也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一宿再宿不書過信乃書一宿再宿不書者師無不宿之理故不書 惠士奇春秋說

次者何止也曷爲或以事書或不以事書以事書者止之以事者也不以事書者止之不以事者也君舉於正師舉於義止不以事者亂之道也 劉敞傳莊三年

伐而次者有整兵愼戰之意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 胡傳莊八年

次而言救者非直救也爲之聲援而敵已解伐而言次者非卽伐也先之威責而敵已服因次以爲救故先曰次未伐而遂止故先曰伐因次以爲救者任謀不任兵也未伐而遂止者恃德不恃力也此謂以律之師均救也次匡之救爲弗專故不能勝婁林之敗均次也雍榆之次爲有畏故不能止襲莒之師 張大亨通訓

胡氏云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蓋伐而次有抑鋒止銳以待其服之意次而伐者久師藏禍將致毒於人也張洽集注 文十年

伐而次如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次而伐如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惡以伐楚次陘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郔亦爲善之矣以次厥貉伐麇推之則齊衞之次以伐晉亦爲貶之矣李廉會通 文十年

敵未至而前爲之備則先言次而後言救次其意也救其事也敵已至而後爲之援則先言救而後言次救其事也次其意也葉夢得傳 僖元年

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遂不能救矣汪克寬纂疏 僖元年

師之出次仁義存焉伐國問罪而不次是怒兵也兵忿者暴非所以爲義故伐楚次于陘義也須其服而已楚危救患而次是疑兵也兵疑者怯非所以爲仁故救徐次于匡非仁也幸其退而已趙鵬飛經筌 僖十五

次滑之後紀侯去國郎及齊狩禚次成之後齊人降鄣郎及齊遇魯濟是葉公倖爲救患而實無志於救也師次郎而率有圍郕之役齊宋次郎而隨有乘郎之敗齊衛三次楚蔡六厥公而終有侵晉伐檗之舉是其次乃稔惡伺便也救者不書其救譏其實不能救伐者遂書伐圍者遂書圍戰者遂書則誠其不克悔過以遷善也若夫齊桓伐楚次陘晉悼伐鄭次鄫則不忍殘民其次爲善如次匡救徐救晉次雍榆雖曰幾於救患然比於欲救不能者有間矣汪克寬纂疏莊三年

杜氏曰次在事前次以待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凡次皆以無成事書也書救晉爲次雍榆言故實不成救也若成十六年我師次于督揚不書者會伐鄭以成事書也師行近者歷月遠或踰三時如悉書次將不勝書矣趙汸屬辭卷七

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書齊宋師次者一齊衛君次

者三春秋之初諸侯不王荆楚志吞中夏齊桓既得國即圖伯即之次特書之晉世主夏盟諸侯宗之王室賴焉及其衰也齊景公欲代興故五氏垂葭渠蒢之次屢書之是皆有關於天下之故矣若晉悼公既卻楚師討宋叛者以伐鄭之師侵楚及陳而晉侯衛侯次于戚非伯業之所以興衰則不書也○書楚次者一晉靈少楚欲圖北方及蔡次厥貉將伐宋此中國夷狄盛衰之機也陳氏以內次合而論之既非經意又以次郎次厥貉均為圖伯未集失之趙汸屬辭卷九

次于郎齊創伯之難也次于厥貉楚爭伯之難也人心之始不忍於無王而從伯故齊桓創伯之為難人心之終不忍於無伯而從夷故楚子之爭伯為難惟齊桓之創伯難故以次于郎書惟楚子之爭伯難故以次于厥貉書蓋次者人心不決于去就之義也趙汸金鎖匙

內書次有師次有公次君將不言師公次師亦在焉葉夢得傳莊三年

次而救者次而方救也卒成乎救之辭也救而次者救而仍次也不成乎救之辭也戴祖啟五　劉僖元年

伐而書次善其節制齊桓次陘晉悼次鄫是也次而書侯惡其妄動次郎侯陳蔡是也救而書次惡其怯懦觀望救徐次匡救晉次雍榆是也外裔書次惡其窺覘中夏楚蔡次厥貉是也又如公次于滑譏其救紀無功齊衞次五氏垂葭渠蒢志其攘伯生事合上下文觀之則襃貶各見但執一次字爲例何從得見聖人之意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穀梁子云言次非救也啖子曰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胡氏曰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此數說者以之論兵則非是夫救而次未爲失也卒師以拯與國之難多者革車五六百乘少亦不下三四百乘過都越鄙行役經月士卒勞頓必休養數日使士氣安閒然後可用且初至其地山川險易未知敵人虛實未悉亦必周詳審愼不可

輕率急赴是故次非春秋所譏但當論其有功與無功耳如次于聶北終能城邢則有功矣其他或濟或無濟紀其事而已劉氏曰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立論簡當高於諸家陳遷鶴紀疑

莊三年冬公次于滑

左傳穀梁張說見齊滅紀門○魯紀有昏姻之好於齊有父之仇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幷矣見義不爲而有畏春秋所惡胡傳○但書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高閌集注○公不能報齊讐安能謀紀自知不能竊救之名而次焉甚無謂也書此不惟見公不能救紀亦見不能憾齊呂大圭或問○公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名而後言次言君嘗久外矣閔元年召季友于陳公次于郎不書而莊之編言次者三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於

齊救鄭卒不免師出何名哉陳傅良後傳○欲會鄭伯謀紀鄭伯不會遂中止焉書公次于滑譏師出之無名也呂講解義

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次不言俟此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穀梁次止也俟待也○期陳蔡共伐郕杜注○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境絕路遙未嘗搆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下有師及齊師圍郕故知期共伐郕耳孔疏○魯與郕未嘗有憾無故出師而次郎此何名哉故陳蔡不從故郕甯降齊不降魯趙鵬飛經筌○春秋無無義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人來會已不得已而會之猶可言也至於先出而俟之罪在我矣不可言也湛若水正傳○次而言俟露師于外齊約未合而汲汲以待陳蔡以

公之滅同姓爲已亟矣（牛運震傳）○陳李說見上

莊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

陳氏說見齊楚爭盟門○外次有關天下之故乃書齊桓圖伯宋既從次當服魯特書之（趙汸集傳）○公羊曰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我能敗之故言次也前書公敗齊師于長勺亦我能敗之也曷不言次乎穀梁曰次止也畏我也畏我則不與師矣（程端學三傳辨疑）○長勺不書伐此書齊師次于郎何也長勺祗齊師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敗宋則齊伐不可見也（牛運震傳）

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

穀梁謂欲救鄣而不能夫魯之事齊不遺餘力齊欲降鄣魯欲效其力者安敢言救（萬溪講義）○穀梁以爲欲救鄣趙氏曰據齊伯

已成魯爲之弱何敢議救蓋欲會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無質但存而勿解愚謂若助齊圍郕經當書之如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之類此必別有所爲而弗果用故春秋責其無名輕次耳程端學三傳辨疑○穀梁救郕之說未必然也是時魯與齊親魯明知力不能救何故虛爲德於郕而間齊好蓋魯師欲會齊師聞齊師已降郕而遂止耳葉酉究遺○陳李說見前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次于聶北按兵觀釁以待事也杜注○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用兵之規每主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張洽集注○三國兵力雖强必以狄師方壯未可遽戰故特爲之聲援適邢人潰出遂逐狄人使邢更依險阻蓋其遷徙而城之與救

晉次雍榆異矣不然强敵在後無援師邢能自遷乎傳稱邢遷如歸有以知齊之救患也胡銓春秋解○先儒謂書次譏救邢不力非也是時狄尙在衞故次聶北以爲聲援狄不敢逼而邢得自遷焉耳知然者以經末書邢之有狄師也狄未至邢曷爲救邢狄覬邢衞久矣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以齊救退今旣入衞勢必及邢故預遏之方苞直解○據經救在正月遷在六月相距幾半載見齊桓終始急邢以狄之去來條忽慮師還狄必襲邢相與遷其國而助之城然後邢可安而師可罷是則存邢之功在救與遷而所以得觀其變善其謀使邢得安於無事者非久次不爲功也先儒以救而次爲貶果春秋定例乎萬斯大隨筆○論者以次爲緩詞譏救之不速不知救援之師必察形勢審虛實攻其所必救出其所不意則自解耳若以速爲貴以摧鋒陷陣爲能恐

勝負未可知也或謂三國稱師兵力有餘怠于進兵以致邢潰不知狄入衞因邢伐晉滅溫一時未有制之者而謂師速進狄即望麾奔竄恐未必然（徐庭垣管窺）○愚按公羊曰救言次不及事也邢已亡也邢實未亡趙氏匡駁之穀梁曰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意也劉氏敞駁之胡傳因公穀以救而書次爲貶諸儒和從苛責齊桓誤矣惟胡邦衡得之而近儒說更勝

○葉氏酉說見書救門戴氏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遂伐楚次于陘

楚人方強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以待之既而楚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也晉文城濮退三舍避楚不得已而後戰蓋伯者之師求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戰勝爲功也（蘇轍集解）

○止師以修文告之命也古者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

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故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資之也非殘之也次于陘義矣劉敞傳○古之伐罪者必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不遽加之兵也齊命於楚楚蓋未之服焉進而次于陘屈完來盟始退而盟于召陵以是為伐之道也葉夢得傳○書次者有制之師用見桓之不戰而詘楚也牛運震傳○伐而次者整兵慎戰之意惟襄元年伐鄭次鄶意與此同齊桓晉悼爲庶幾矣李廉會通注孔穎達疏○何氏休陳氏則通說見齊楚爭盟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等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次止也有畏也○言次譏緩救何休注○徐嘗為齊取舒以披楚之與國故楚伐之是徐為齊受師也况楚人憑陵東夏其

勢漸張援徐以遏其鋒當如救焚拯溺且青徐地接無饑餉越險之難桓公乃逡巡牡邱遂止於匡而使大夫救徐何其志之衰氣之餒也日講解義○餘見書救門齊楚爭盟門○何休以言次為譏緩救又不自往而遣大夫其說非也楚人伐徐帥師者非楚君也則使大夫救之而桓與諸侯駐軍近地遙為聲援何不可之有遂者繼事之辭而有歸重之意書遂次于匡與下救徐連文正著其急於援手而會盟之本意原在救徐也諸儒謂以救而書次卽非善辭不特昧于事勢其於聖人語氣亦太憒憒矣葉酉究遺○聶北于匡皆次而後救亦不可並論聶北終成救邢之功于匡則委救患之權於大夫卒不能免徐婁林之敗則可罪也石光霽書法鉤元○門按二傳皆以為譏衆說多同近儒張氏方氏顧氏高氏亦並從之然玩葉說誠有獨見蓋桓德之衰剝

功之隳在救徐而終不能保徐若其赴救之初未爲緩懈觀一遂字可見又大夫無功即當君親赴而逾二時之久專委大夫怠荒之過又在於是而謂示譏於書次之一字恐經意未然也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陳說見晉楚爭盟門○楚將求諸侯欲前而未敢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高閌集注○春秋書伐次救次師次書次者必有兵楚蔡之次蓋亦示次也明矣然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之未加乎中國也其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呂大圭或問○是役也宋鄭陳蔡皆從獨書蔡者宋鄭陳預會不預次也預會脅從也預次同惡也罪之輕重著矣家鉉翁詳說○傳曰將伐宋也不言伐蓋宋服故郝敬行說畧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等次于鄫

左傳見爭鄭門○晉以韓厥已足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鄫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高閌集注○伯主伐鄭必連諸侯之師扼之畏楚救也使鄭外無楚援則偏師可以入其郛何以多爲今晉之圖鄭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一韓厥足以控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足以敵楚而不懾謹用諸侯而不忍輕用其民也趙鵬飛經筌○次于陘不欲速戰以勝楚次于鄫不欲速圍以虐鄭皆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汪克寬纂疏○次止也料前軍能獨當鄭諸侯之師且止晉悼舉止安閑同符齊桓伯亦有眞也羅喻義野編○伐者討貳也次者援伐也郝敬行說畧

襄二十三年秋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穀梁言救後次非救也○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止陸淳微旨

○君命救晉豹畏齊䝱命而止故曰次于雍榆以惡之 孫復尊王發微

○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彊 孫覺經解 ○聶北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雍榆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出兵而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 蘇轍集解 ○次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 陳傅良後傳 ○亦見三家之專而晉君威命不行也 程端學本義 ○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甯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功於晉也然春秋不書救患之功但曰次于雍榆蓋穆叔與趙勝皆畏齊師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汪克寬纂疏 ○杜云待命故書次非也救者赴急之師也受命以出又何待焉公羊曰先救

後次先通君命也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而不通哉劉敞

權衡○伯國被伐魯自當救救而書次則遲回觀望非能救者也

春秋譏之左氏以爲禮公年以爲先通君命皆誤矣彙纂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東郭書挐彌從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不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以齊三邑答謝衛意○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列國無伯也陳傅良後傳○陳氏曰傳言伐晉而終書次重絕晉也愚

謂是時春秋固無望於晉矣齊能修桓公之業春秋將姑與之豈云諸侯不當卽齊而重絕晉乎乃齊不能尊王安夏睨晉衰而求逞則非義矣書次乃譏齊也家鉉翁詳說○外次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齊結鄭衛以叛晉乃伯業之衰也趙汸集傳○自盟沙衛人叛晉晉不忘討衛與齊合欲備之所以有五氏之次季私考○經自師次于成以下單書次者鮮矣定公之季乃三書次就傳言之未有得其要領者夫經言公次于滑師次于郎師次于成又言次于聶北次于陘次于匡次于厥貉次于雍榆言次則非伐言伐則非次可知而傳乃曰齊侯伐晉夷儀且先登則其告於諸侯者直言伐晉取夷儀可已胡復仍以次聞乎蓋齊衛叛晉而晉勢尚強未可輕伐將以觀釁於夷儀而未能聊次五氏以釁之耳嚴啟隆傳註○齊挾衛以爭伯而晉力尚強未敢顯

言伐之故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也蓋有所窺伺而未能矣御纂直解○齊衛三書次至哀元年而後書伐晉此齊衛憚於伐晉而爲虛張之勢以觀晉之變也杜氏以爲諱伐盟主故不書伐固非陳氏以爲有盟主非美事無盟主非細故故春秋重絕晉亦不盡然也春秋凡書次皆非有侵伐之實跡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是役有夷儀之克中牟之敗東郭書之爲帥伐迹顯然而只書次者克夷儀敗中牟皆東郭書而齊侯衛侯實次于五氏且是時魯仇齊衛事由晉赴晉爲霸國必不以伐赴而夷儀中牟小有勝負亦不足錄獨赴五氏之次而已是書次從實錄也高澍然釋經

○杜氏任氏說見齊晉交兵門○愚按書次不書伐當是不以伐告以杜氏預高氏澍然說爲正任氏公輔嚴氏啓隆張氏自超以爲次而未伐從穀舍傳亦可也陳氏傳良以爲重絕晉許

氏翰以諱伐盟主謂春秋重之諱之諸家已疑其不然至李氏廉所本胡氏罪其包藏禍心而書次又取謝氏罪其無名妄動而書次則鑿矣

定十二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見齊晉交兵○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援杜注○按義與五氏同○再次以謀伐晉而爭伯也齊景宜先治內請命於周號召諸侯晉衰而內難方作烏能與齊爭乃亟事於晉其計左矣據傳謀伐河內其臣惟邴意茲以爲可蓋料晉不及救也此僥倖苟且之計由是軍中或言晉師至或言無晉師齊侯恐動故次而未能伐計既左而進退復失據以是求伯不亦遠乎御纂直解

定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蒢上文鄭罕達帥師伐宋○渠蒢傳作蘧挐公作蘧蒢

左謀救宋也○不果救故書次杜注○五氏垂葭之次皆爲伐晉此亦疑爲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李廉會通○李說爲是使果救宋則當書救書次以示譏不當但書次也觀明年齊衛伐晉則爲謀伐晉無疑蓋齊衛憚于伐晉三次以謀而後乘晉亂以伐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李氏堯俞曰五氏垂葭皆謀伐晉此次疑亦謀晉故明年遂伐晉時鄭從齊齊肯救宋以仇鄭邪其說於情事極合左傳恐未足信葉酉究遺○謹按　御纂直解亦取李說

○書至譏深入辨　譏不敢進辨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書至二至酅譏其深入鄰齊境也救成至遇譏其不進遇魯地也汪克寬纂疏○愚按書弗及是畏齊見弗不門則書至譏深入似未是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曾是時三分其民公室卑弱不足當敵故也高閌集注○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教成而不敢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陳傅良後傳○蓋至遇齊已解圍也傳語似誤若畏齊不敢進當書次不當書至崔子方經解○曰至遇非不敢進也蓋至遇聞圍已解故不復至成耳不曰弗及者圍救有定在言所至而弗及已明也高澍然釋經○師至中途止而不進曰次此不曰次而曰至者殆至遇即還未次止於其地歟葉酉究遺

○書追公穀以爲大之辨

追者寇已去而躡之也陸淳纂例引啖助

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殺而去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殺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殺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弗追也高閌集注

君子之衞其國也非特巳之戰能勝敵也敵未戰而敗斯止矣非矜巳之力能郤敵也敵知畏而遁斯止矣此所謂不嗜殺人者今齊鄙遠矣魯猶追之其不至于喪師幸矣張大亨通訓

胡傳謂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是也僖二十六其說泥外寇至而至於追皆由不預童品經傳辨疑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不言其來諱之也○穀梁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僖二十六年追齊師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巳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孫復尊王發微○既不克預修戎備遏於未來至於戎至境內又不克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敵及其巳退乃輕千乘之貴躡後而逐之何足取哉汪克寬纂疏○公羊以為大其未至而豫禦之

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穀梁曰於濟西者大之也亦
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但云公追戎未知追之於何
所邪劉敞權衡○其言于濟西何不及也曷爲不言其不及戎已遠
矣又春秋傳○公羊云大其爲中國追也非也追非美辭過我而躡
之附葉夢得公年傳讞○此與追齊師書法詳畧不同者齊孝公討洮向
二盟既侵我西鄙復伐我北鄙故有以楚師伐齊取穀之役爲
中國之變故詳言之於戎則畧之言追則見侵可知趙汸屬辭○言
追不言其來不與戎狄侵我宗國之疆也於他國則直書於宗
國則不書尊內也陳遷鶴紀疑○既去可以無追追亦不必親往故
書以示譏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春秋之初尚不書戎狄侵伐我說
當以左氏諱之之義爲長所謂諱者非諱其無備也穀梁不使
戎邇於我盍即左義陳介石說尤明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公羊曰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穀梁曰大之也趙子曰直書之譏內無備耳何用曲爲義陸淳辨疑引趙匡○穀梁云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案穀梁例苞人民敺牛馬曰侵今齊爲無道如此追之是也反棠不正之貶乎劉敞權衡○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寇至不能禦追又不敢及是舉百姓而棄之也劉敞意林○餘見書至門書弗門陳氏還鶴說見齊魯交兵門

○書克公穀以克爲殺辨　罪鄭伯恕段辨

隱元年夏鄭伯克段于鄢

左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穀梁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段失子弟之道矣按二傳以克爲殺以爲非鄭伯辨見後故刪節○人臣無敵君之義故君敗臣不

言敗不許其有師徒以敵君也鄭伯敗段曰克卽其義也陸淳纂例引啖助○左例云得儁曰克非也凡勝敵無非得儁何獨克乎克爲致力取勝之名傳以爲如二君故曰克近之矣不得更爲別義葉夢得左傳讞○穀梁謂克爲能是春秋書鄭伯能殺段于鄢也文乎否邪既又繼之曰能殺也是克爲殺後是殺爲言外意也然乎否邪黃震日鈔○叔於田大叔於田二詩皆刺段也曰巷無居人不如叔也言無叔之橫也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於公所言叔之暴也二詩無一言及莊公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特以爲莊公失教以致段之惡非謂莊公之罪重於段也凡諸侯之弟稱弟親之也或稱公子宗之也段不言弟不稱公子比於路人也比段於路人者謂之怨段乎蓋莊公不幸有悖逆之弟如舜之待象可也禮以寵之仁以字之祿之而不任以事富之

而不寵以兵而鄭伯請邑不拒繕兵不禁至不可制然後以兵克之左氏所謂譏失教是也克者勝之之辭言段彊暴幸鄭伯之勝也趙鵬飛經筌○春秋國君以母弟召亂者多矣見於始年則晉文侯之弟成師及鄭莊之弟叔段是也成師陵其兄劫其兄之子而受封於曲沃曲沃浸以盛強晉國浸以微弱昭孝哀三立而三見弑至於武公遂纂晉國段之京猶成師之曲沃愚覩曲沃之纂而知鄭莊克段有不容已者木訥趙氏曰論者甚鄭伯而恕段非也子段之說本於詩序之譏叔於田大叔於田之辭皆刺段也而序詩者乃曰刺莊是兄不可以不已弟可以不弟也此論頗得經意方鄭莊封段於京以其母故耳請制弗與請京而後與之此時此心亦豈有殺弟之意而胡氏曰與之大邑縱使失道以至於叛然後以叛逆之罪討之無乃失當時事

實乎據傳叔段得京之後收貳以為己邑繕甲兵將襲鄭夫然後不得不討莊不克段段則克莊彼成師之封於曲沃亦豈晉侯有以稔其惡而甚其罪積習之漸遂至於此或曰如子所言鄭莊其無過乎曰君人者制與奪者也與奪在我而使人得以請之請之而遂與之則將何所不至矣曰姜氏欲之不與則傷慈母之心將若何曰否鄭莊始也從母之命封段於京以是為孝卒之以段之故誓母於潁孝安在哉使鄭莊於請制請京之時裁之以義諭之以禮感之以誠予其所當予勿予其所不可予則段不至於逆公不煩於討而鄭無事矣家鉉翁詳說○春秋稱克者惟此克者兩敵相角力勝之辭也稱兵作亂據邑叛君孰有過於宋辰者辰何以不言克宋公之力不足以制辰鄭伯之力足以制段也賀仲軾歸義○段稱兵襲國顯然叛逆春秋但據事

直書而叛逆之罪見其或責公失教者此說經餘情夫子未嘗有是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討不臣不弟而開卷定律便使君父與叛逆彼此交責已非正義又況縱亂賊而專誅君父邪其稱鄭伯而以爲罪伯引晉侯殺世子申生爲據則又全不知例者春秋之例凡君於子弟直殺之而不稱兵則皆書君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其必書君者以君實殺之不得謂國人殺之也莊欲殺叔移師加共其誰拒之而莊則舍段不追叔既奔共其子公孫滑亦奔衛邀衛師以取故邑及鄭伯伐衛而衛服伯此時何難滅其殺叔乘衛服之際取滑殪之絕其根株而乃舍共令滑不治至十年之後猶惓惓念弟之餬口四方且段之孫公父定叔預雍糾之亂出奔衛猶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

是段滑父子相繼稱亂而公並邮之使其子孫仍得爲公族大夫然則莊之恩亦厚矣毛奇齡傳○書曰克勝之也善其勝之而不殺也若謂譏失教不早裁制則周公大聖不能得之于管蔡而可以責鄭莊乎葢莊之克段正是緩追逸賊得親親之道者胡氏深文以爲絶其屬籍非持平之論也張尚瑗穀梁折諸說亦本毛氏○自來說春秋者皆歸罪于鄭伯而段從恕辭此一偏之論也康誥曰于弟弗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乃曰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兄弟並受其責也鄭莊公事毋不從義而從令致戕其弟信有罪矣使爲段者稟其法度守其名分饜安從生乃始則命西鄙北鄙貳于巳既又收貳以爲巳邑既又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莊公其能巳乎春秋書法葢兩罪之書鄭伯罪莊公也段不稱弟罪在

段也于鄢譏段據邑以叛兄也曰克志段之强也此義明然後
漢景帝之於七國唐太宗之六月四日事皆有以斷其是非曲
直不然將偏罪于景帝太宗非其義矣廬陵李氏曰兩譏之也
其說是也陳遷鶴紀疑○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僭擬
王室而卒自受其斃同時衞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
强兵謀奪宗其後桓公立而州吁弑其君成師莊伯至武公凡
五弑君而卒滅晉獨莊公克平大憝宗祧無恙論者謂莊公養
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此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愚獨謂莊公
之爲人狙詐猜忍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爲過當夫段
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使莊公稍孱弱不爲衞桓之駢首
就夷即爲晉之三世有亂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段宜無難
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楚平之殺子干子

誓仍使之餬口於四方則所謂緩追逸賊於親親之道正合穀梁訓克爲殺既於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嗚呼莊公豈能教段使不爲亂哉段恃母愛常請莊公擅尊其位其心每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禁戢之適足以予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請京則聽收貳至廩延亦不發露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畏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莊公之罪在誓母黄泉爲得罪名教耳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春秋之世篡弑相尋往往寛假臣子苛責君父於稱人以弑則曰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於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illegible]之使君父於凡桀驁悖逆之臣子眞有進退維谷之勢如此則春秋乃助亂之書豈可訓乎書鄭伯克段於鄢稱鄭伯爲無譏段不言弟爲削其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戡亂也顧棟高大事表鄭莊

公論○夫子刪詩於鄭風錄叔于田大叔于田二詩于唐風錄揚水椒聊二詩當日民心之歸向叔段與成師者情勢大畧相似而晉祚卒移于曲沃莊公手平大難宗社晏如夫子大其功而曰克正與錄詩之旨相對照此尤彰明較著者也又○穀梁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獨不曰段之處心積慮成於篡乎釋其臣而責其君爲亂賊立一護符爲君父設一箝制且以段之興兵聚衆跋扈肆横而曰猶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夫段豈懷中之赤子乎果爾則周公先不宜致辟管叔于商矣公穀俱謂稱君甚之此於天王之殺佞夫夫儋括欲弑王而立佞夫佞夫不知此出于無罪見殺烏可與段比例故佞夫書弟而段不言弟書法顯然具見鄭莊叔段之事晦昧終古使後世簒逆臣子成事則爲成師之世享晉國燕王之身有天下不成而猶

得爲叔段蒙文人學士之哀憐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冒黎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豈無故哉 又○謂罪鄭伯非也傳稱段將襲鄭則固有可誅之罪而鄭伯但迫之使奔並不極之於所往與穀梁所謂緩追逸賊者合聖人於此顧不責弟之不臣而專責兄之不友有是理乎然則鄭伯無譏乎安得而無譏也葢段不過一驕侈公子耳其欲襲國大都姜氏之謀然子無仇母之理爲莊公計惟有涕泣以謝其母解散其黨許段不死且請姜氏任其無咎處之以一小邑如此則母子兄弟之間所全多矣葉酉究遺○一書克而段之無君無兄罪狀顯然二百四十二年止此特筆一書克者予鄭伯而罪段也胡氏不達斯義專罪鄭伯失教養成其惡葢誤以鄭莊公自言無庸將自及厚將崩諸語遂据爲罪案不知此第泛言其理當然耳如

果處心積慮欲殺段何乃率師伐非而反縱之逸一克而遂反兵哉馮景解春集○祇一克字而鄭莊之用徒衆以加其弟弟之用徒衆以抗其兄皆見張自超宗朱辨義○叛則曰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定十一年待戮則曰天王殺其弟佞夫襄三十年待放則曰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宣元年懼罪而奔則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襄二十年段未叛也又非待戮待放懼罪而奔之比也故必變其文曰鄭伯克段于鄢戴溷敬五測○左氏云段出奔而公穀曰殺據隱十一年傳莊公曰寡人有弟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明矣公穀非也顧棟高大事表

○書潰邑不言潰辨　莒潰穀梁說辨　鄭潰鄭賂公辨

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左傳文三年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穀梁傳僖四年

公羊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為別（劉敞權衡）

傳曰衆保於城城保於德言上能以德附衆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懷以衛社稷苟無固志盈城之衆一朝而散如積水之敗故曰潰潰者衆散流遁之辭也（杜預釋例）

孟子對滕文公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由此觀之諸侯守國豈可致民之潰哉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仁　民民之不死其上可知矣（李明復集義引程子謝湜）

但言潰自潰也（昭二十九年鄆潰）伐潰伐者潰之也（成九年楚師伐莒莒潰）苟亡矣自潰不足道也（僖十九年梁潰）苟滅之矣潰之不足道也（宣十二年蕭潰襄二十九年舒鳩潰）晉伐廧咎如廧咎如潰不書傳曰上失民也言不徒罪晉也（陳傅良後傳僖四年）

○愚按經不書廧咎如潰者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則其潰亦不足書焉爾

僖元年不書邢潰者畧之也邢既遷矣則可以不言其潰也牛運震傳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

左穀例見前○穀梁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陳氏則通說見齊楚爭盟門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等伐沈沈潰

左見前○晉無懷服小國之道沈無效死弗去之民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兵加而民散君之不能可知矣蔡潰沈潰莒潰是也汪克寬纂疏引劉絢○蔡潰遂伐楚齊桓所以盛沈潰不伐楚晉襄之不足有爲也御纂直解

成九年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見書伐門○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效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

然兵至而民逃不能使民效死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胡傳）○書被伐而潰者明不能固結其民心也能使民效死豈有逃其上者哉左氏謂莒城惡而潰楚遂入鄆非知本之論也（黃仲炎通說）○書莒潰責晉也馬陵與蒲莒同盟而不救小國豈足抗楚其無備之罪可畧也左氏責莒無備非春秋意矣（御纂直解）○穀梁曰大夫潰莒而之楚非也經但云莒潰不云之楚此似不曉潰之說凡潰者取其如水之決耳（劉敞權衡）

昭二十九年冬鄆潰

穀梁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公羊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非也潰者民逃其上若水之潰散也國可言潰邑亦可以言潰也豈有君存而改邑爲郛之理（程端學三傳辨疑）○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

留人守鄆鄆人潰叛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孔穎○季孫專魯民不附公故鄆潰孫復尊王發微○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于鄆而鄆潰見魯民但知畏季氏也高閌集註○論者多咎公之失民此季氏凶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魯君家鉉翁詳說○公兩如齊不得命矣兩如晉不見納矣久于乾侯而不返此鄆人所以失望于公之復國惟恐季氏不利于已而潰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不書季氏伐鄆而書鄆潰猶不書鄭敗王師而書蔡人衛人從王伐鄭也公穀胡傳皆謂昭公無德於鄆蓋以鄆爲自潰其實非也前年左傳所載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戰敗當爲此條下錯簡或往年戰敗今公如乾侯懼而潰耳方苞直解○愚按公穀胡氏歸過魯君決非聖意不若孔氏高氏家氏之旨爲勝而方氏考傳文錯簡竟斷爲季氏加兵創解獨得

書殲

莊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左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杜注齊人戍遂遂人盡殺之故以自盡爲文○公羊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何注殲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殲積賈疏曲禮四足曰漬鄭注漬謂相瀸汙而死是也○穀梁殲者盡也○左穀作殲蓋盡殺之也公羊作瀸何氏休以爲積死非一徐氏彥謂相瀸汙而死皆言其死之多也字雖異而義實相近彙纂案○公羊作瀸音同義通說文歺部殲盡也水部瀸漬也趙坦異文箋○殲啖氏謂自滅之義蓋見齊人文在上以梁亡鄭棄其師例推之耳然殲非自滅也殲厥渠魁殲我良人豈自滅乎穀梁以殲爲盡者是也盡爲遂人所殺而無遺耳葉夢得春秋攷○古之王

者遣皮以守衛而采薇極慰勞之情徂征以求定而簞食見欣迎之意其重民命得人心如此齊桓以廣地之故覆滅小國勞師戍守至于五年之久以起釁疾而致殲殘此諸王者之事何如也黄仲炎通說○不曰遂人殲齊人者已無遂之辭又以見齊人之自取也解義日講○春秋時强大侵陵小國橫見夷滅者不可勝數卒未聞有報怨雪恥之舉今遂之戍卒固當與申包胥茅夷鴻比列者趙世微昭士集

○齊獻捷經 魯獻捷齊侯不書使內齊侯辨 不書宋捷諱辭弭辭

穀梁傳捷軍得也傳二十一年

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故以捷爲獲也釋例曰歸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遺俘失禮稱獻失辭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此經言獻捷傳言遺俘

則是獻捷獻囚俘也襄八年邢邱之會傳稱鄭伯獻捷於會又曰獲司馬燮獻於邢邱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囚歸也亦云子產獻捷於晉然則無囚而獻其功或空有器物亦稱捷也孔穎達疏莊三十一年

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發夷戎狄方伯征之獻其功于王王以警於夷禮也諸侯相遺俘非禮也參劉敞胡安國二傳

兵得曰俘器物同兵因曰捷俘曰歸捷曰獻趙汸屬辭卷十五

古者諸侯出師則由王命伐國則為王討旣戰而勝則獻俘于王禮也春秋諸侯跋扈不臣出師不由王命伐國不為王討所獲之俘又不歸王而反獻之弱國焉其意欲夸大己功使之畏威而屈服也故春秋書獻捷皆在齊楚夫以齊楚雄强曾臣事之不暇何為獻捷以奉魯哉徒欲夸功而耀威耳沈棐比事

中國可以俘夷狄夷狄不可以俘中國春秋於齊獻捷而書戎者著其實也著其實者以中國俘夷狄也於楚獻捷而不書宋者沒其實也沒其實者不以夷狄俘中國也趙汸金鎖匙

書獻捷二於齊書戎捷於楚不書宋捷尊中國賤外夷也晉景公獻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王之禮况以蠻夷暴虐中國乎汪克寬纂疏僖二十一年○舊說泥一字褒貶故汪氏又云齊書爵著其誇服戎之功而譏之楚書人微其挾猾夏之威而抑之今刪節○按成二年傳晉鞏朔獻齊捷於周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

莊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

左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羊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

旗獲而過我也何注旗獲逮旗獻所獲以過魯也○齊不知禮魯不當納皆罪也(張洽集注)○先王於夷狄除其害而已非矜其功也山戎未有猾夏之罪而遠征之以所得誇示魯器小哉(黃仲炎通說)○齊伐戎有功當獻於王今乃分遺諸侯不過欲威示同盟之國失其所以爲霸之道矣(家鉉翁詳說)○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因歸功於魯敵愾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皆失之(黃震日鈔)○穀梁以爲內齊侯而不稱使蓋拘楚人使宜申之例不知此乃齊侯自來也(李廉會通)○李氏廉以爲道經魯非也齊在魯北燕與戎又在齊北伐戎而道魯此說之不可通者(彙纂案)○趙氏匡疑齊侯係齊人之誤見爾文門方氏以爲齊深結魯紓道而來見齊楚爭盟門○愚按軍禮本有獻捷之名書齊侯獻捷而其非禮自見矣胡傳謂特書獻以抑齊侯似非也○說苑云

齊將伐山戎孤竹請助于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欲移兵於魯管仲曰諸侯未親又誅近鄰不可君所得山戎寶器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分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伐莒魯兵悉至按此即是獻捷事

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穀梁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獻捷以威魯魯亦恐矣故十二月遂從薄之盟趙鵬飛經筌○戎可以言捷也中國不可以言捷也故不曰宋捷黃仲炎通說○不曰宋捷不以中國而捷於外裔也中國無見捷於外裔之理也非諱宋也孫覺經解○不言宋者杜預以為秋伐冬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也諸家或以為諱或以為貶或以為存中國而抑夷狄各以意度之也黃震日鈔○公羊曰不言宋捷為襄公諱也非也未有不諱執而諱敗者胡

傳又謂爲魯諱以魯不能攘楚存宋又不能拒而不受也亦非也乞師於楚以伐齊不諱而諱受楚捷乎春秋之文簡而有夫有彼此互見者盂之會以同執爲文而獻捷獨楚則知見執於楚矣前書執宋公以伐宋此書楚人獻捷則知所獻宋捷矣方苞苞解○公羊曰爲襄公諱也經於周魯或有諱辭如宋襄何諱之有上書伐宋則宋捷可知胡氏云魯不能拒其使故爲魯諱也夫受其使故可以會而釋宋公否則將與力競乎是齊桓所不逮也抑將度外置之與陶正靖春秋說○張氏駁胡傳見宋楚爭盟

○書歸俘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衞俘

二傳以俘爲寶不知俘之爲字訓軍所獲未聞訓寶也諸儒引書序俘厥寶玉不知書序之俘亦訓取也若訓俘爲寶豈可云

寶厥寶玉乎 趙鵬飛經筌 顧棟高宋之 ○歸俘夫子春秋一書而已持筆也 高閌集注

○愚按俘字左氏經作俘傳作寶公穀經傳皆作寶諸說皆謂所歸者寶器也已詳致賂門段氏玉裁左氏古經注云杜注疑此經誤孔疏疑古文保作㑭㑭即寶字而誤也攷古者用兵所獲人民器械皆曰俘此所歸者寶器故左傳以寶釋經之俘云云段氏此說亦與諸說同而謂人民器械皆曰俘正與趙氏相合不必拘定以爲寶器顧氏所以獨取高趙二說也今並存兩解

○書平 輸平墮成辨 宋楚平貶稱人辨 暨齊平以爲燕齊不辨 及齊鄭平以爲叛晉辨

杜注和而不盟曰平孔疏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彼自既平之後別爲盟耳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隱六年定十年皆傳無盟事昭七年定十一年平後乃涖盟知平非盟也 隱六年

平者釋憾之辭 孫復尊王發微

平謂兩國昔有忿怨如地之不平今悉剗削而使之平也吳澂纂言

凡釋怨曰平平亂曰成內欲平曰及某平外欲平曰暨某平外相平俱同上

曰某及某平內平外曰平某及某趙汸屬辭卷十五

平不書據傳隱七年宋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之類穀梁外平不道非鄉外也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哀八年及齊平皆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陳傳良後傳隱六年

平者聖人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胡傳昭七年

平以釋怨復於善也春秋書平則皆非善者也鄭人來輸平結魯以讐宋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鄭假義以為利也暨齊平三家所欲也及齊平及鄭平結叛晉也故曰皆非善者也黃仲炎通說昭七年

春秋諸侯日尋干戈務相吞滅尚征伐者多修情好者少經於侵伐

圍入戰取之文不可勝數而書平者終春秋纔六爾然則釋怨結平雖未盡講信修睦之道而彼善於此蓋亦春秋之所喜歟沈棐比事

鄭來渝平爲春秋之始我及鄭平爲春秋之終鄭在滎陽成臯間爲中原之要領天下之所必爭故鄭從楚則楚興鄭從晉則晉霸晉與楚爭鄭百有八十餘年至吳强楚弱晉失其霸鄭先叛晉吳亦從之二國平而天下諸侯皆散矣蓋當桓文二霸之盛春秋不書平二霸盛而諸侯皆合又焉用平春秋之書平也志諸侯之散也是故晉霸始衰而宋及楚平晉霸益衰而燕暨齊平按當作齊暨燕平晉失其霸而魯及齊平復與鄭平三國合爲一黨遂同叛晉而晉霸終矣惠士奇春秋說

平或稱國或稱人稱國者邦交也魯及齊平及鄭平是也稱人則義各異鄭人來輸平以來者而言也宋人及楚人平則衆辭也君民上下同欲之之也蓋被圍三時不獨宋人苦病而求息肩卽楚人亦饑疲

而思反役若書宋及楚平則邦交之常辭似君大夫專之而無以見二國之人皆困於攻守之實矣然則平莒及郯稱莒人不肯何也使書莒子無以見公及齊侯以强脅弱而拂衆情也 方苞通論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

左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杜注渝變也公有怨於鄭五年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失詞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曰更成孔疏變更前惡復爲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即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輸者納也平者成也納成於魯以利相結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宿四年遇清其秋會師伐鄭宋魯爲黨與鄭有怨明矣五年鄭伐宋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鄭伯知其有間可乘也是以來納成爾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讐固所

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歸祊而魯入之會鄭伐宋又取郜防二邑是知以利相結也胡傳○公穀以爲墮其往來之平陸淳曰與魯絕其平按此以前無會同朝聘之事此以後歸祊而會兵則以爲墮絕非也因左氏誤字公穀誤解故爾紛紛孫覺經解○輸平猶致成也爲伐鄭故致成也何致致祊田也何以不曰暨鄭平猶未得平與鄭平也鄭人以口請之矣而未入也其曰輸有挾也何以不曰鄭人來輸祊言平則祊見言祊則平不見劉敞春秋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來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朱子語類○輸猶輸粟然有物以將之也葉夢得傳○趙木訥曰輸平者致平之意而已蓋許八年所歸之祊也意若曰魯能不從宋而救我當以祊饋也鄭言之而祊未入魯故魯雖不從宋

亦未救鄭有所要也按此論甚精觀鄭急於求魯而魯緩於許鄭至歸祊而後魯鄭合可見 黃震日鈔 ○輸如呂刑輸而孚之輸我無欲平之意而鄭輸其平於我 汪克寬纂疏引程迥 ○鄭莊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爲合縱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繼以納祊而後卽求許所以爲敗宋入許之權輿 張洽集注 ○書平六此獨書來輸何也宋及楚平蓋出於不得已也魯及齊平則齊知敬魯而魯亦不欲加兵於齊也若夫來輸平直出於鄭伯之意耳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豈誠敬魯畏魯欲與魯釋其舊憾哉特以懼宋方合而幸其有可乘之隙於是乎自屈損以求成爾 呂大圭或問 ○渝之爲言如易所謂不克訟復卽命渝之渝盡棄夙忿也 家鉉翁詳說 ○若與鄭平二國之願當主我而書曰及鄭平如不得已而相及當曰暨鄭平今不言及不言暨而曰鄭人來輸平

者用見鄭有所輸而求平也魯鄭兄弟之國魯不顧兄弟同姓之親會宋伐之俟其有輸於我然後與之平惡甚矣故變常例書之曰鄭人來輸平（蕭楚辨疑）○來者彼來求我非我往求彼也輸謂輸寫其情也輸平猶曰納欵也（吳澂纂言）○輸平渝平三傳互異左氏以渝平為更成公穀以輸平為墮成考前年公子翬伐鄭有憾而未平則更成之說於義為近但左氏謂變前惡而為和好則渝與平為二意葉氏胡氏諸儒多主公穀作輸而訓輸為納言其納平於我而變更前惡之意亦在其中矣文從公穀義從左氏似為得之（彙纂）○公穀以輸平為墮成非也前此魯鄭未嘗結好不宜言墮左氏作渝謂變前惡而為和好以前年翬會伐鄭證之於情事為合故胡氏安國用左氏之義而不從其文主公穀作輸而易其詁曰納也（日講解義）○伊川用公穀墮成不

果成之義以爲鄭來絕交然未入春秋之前魯於鄭有狐壤之怨又前年會宋衛伐鄭皆與鄭原未嘗交不必使人來絕也且此時宋方圍長葛鄭豈復出惡言名辭以動魯師乎觀後之歸祊入祊則文定以爲納成解怨離宋魯之黨者得其情實矣朱子以爲變渝舊盟以從新好善會左氏更成之說於義尤精張自超宗朱辨義○渝輸不過字形之誤雖異詁而義實可通渝者變也輸者納也變怨爲好所謂更成亦所謂輸成也公穀改輸而仍解作渝曰輸墮也且又以墮成爲不果成則不特字義乖即事實亦變毛奇齡簡書刊誤○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訓渝爲更惠棟春秋左傳補注○戴氏震曰古字輸渝通按輸寫也輸寫其誠意以求成也葉酉究遺○公自元年以來並未與鄭平則不得爲墮其成渝輸音近義同從

左氏以更成釋偷平爲允趙坦春秋異文箋○他平不言來輸此獨言來輸者以見鄭之屈已請和而魯亦爲其所使而不悟也是亦聖人之特筆也牛運震傳○陳氏說見前

宣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陳氏呂氏方氏張氏說見晉楚爭盟門○平非一人之所能也上下同心均釋厥憾暨齊平及鄭平內平也皆以國舉之鄭人來輸平宋人及楚人平外求平也皆以人舉之國舉之人舉之詞異而義同皆上下欲之之意惟內不得書魯人故槩書國焉楚之圍宋九月矣宋告憊楚兵力亦疲獨患二君不能平其忿羣臣不能成其善今華元倡之子反和之上以成其君之善下以濟其民之欲均書曰人穀梁所謂上下同欲之謂也說者以爲華元子反不稟君命擅平故貶人之非也二子尊君安

民而得貶非聖人意也趙鵬飛經筌 ○外平不書彼既事解不來告也此以宋得平而來告故載於史王樵輯傳 ○不書宋及楚平而曰宋人楚人衆辭也君臣上下同欲之也蓋宋之力屈而楚師亦幾頓矣故皆以得平而息師爲幸也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卽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猶不書也至是年乃書陳蔡鄭許已若楚之內臣宋復不支而南北分霸之勢成矣日講解業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被圍三時環視不救使力屈而受盟於楚特書以著霸主及諸侯之罪也其不書宋及楚平何也見二國以困於攻守不得蘇息不獨宋人迫欲其君之行成卽楚人亦願其君之罷役穀梁謂衆欲之是也及齊及鄭平內不書君大夫故亦不稱齊人鄭人而但稱國內外異辭也鄭人來輸平據來魯言則書人爲專辭此據兩相及言則書人爲衆辭也

公羊謂平者在下貶稱人非也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書宋楚平傷中夏無盟主而譏晉也說者乃以專政罪華元子反豈識輕重劉奎光嵩筆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舍如齊涖盟

左暨齊平齊求之也○穀梁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內陸淳微旨○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彊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胡傳○襄公時齊靈數侵伐魯自是盟好中絕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方與楚睦是以與之平齊欲平而

我與之之辭也高閌集注○定之及齊平出於我欲昭之暨齊平出於不得已惟其出於我欲故既平之後公會齊侯於夾谷惟其出於不得已故既平之後叔孫婼僅如齊涖盟而已趙溪講義○春秋內魯故魯與他國有事多言及然有事起他國不得以魯主之者多言會至於平非可以會言矣故變文言暨暨者意起於彼而此從之也齊魯久相仇齊景立使慶封來聘魯未嘗報聘及慶封來奔而魯受之齊人讓魯是仇未解也今魯既睦於晉且南連楚東婚吳齊實懼焉今之平蓋齊求於魯故曰暨卿鼻直辨○按傳文十六年稱及齊平襄二十年稱及莒平哀八年稱及齊平經皆不書獨此年書暨齊平定十年書及齊平十一年書及鄭平先儒或以文十六年書行父會齊侯于穀襄二十年書會莒盟於向哀八年書齊歸讙闡則其平可知故從省文不

書平其說非也定十年下書會夾谷上仍書及齊平何不從省文邪葢凡彼爲我所侵伐而有怨於我者與之平則書若我爲彼所侵伐而有怨於彼者與之平則不書考傳文十六年商人執子叔姬又伐我晉不能救故公與之平襄二十年以督揚之盟與莒平哀八年以齊討入邾而與之平或以勢不能抗或迫於大國之命雖與平而非所願故其平不書者魯史之舊文以非所願而諱之也魯史所無聖人安得益之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事正相類其爲魯暨齊平無疑變及言暨者穀梁謂不得已曰暨殆齊卑詞厚幣以請成在外曰諭在內曰暨而齊强魯弱亦遂有不得已而從其請者歟葉酉究遺○愚按呂氏大圭說暨字謂魯强齊與平與諸說獨異然以下書如齊涖盟觀之當是齊强魯非魯

强齊也○又按張氏自超朱氏軾辨得已不得已之詁義更渾成張說見下條朱說見書暨門總論

以爲齊燕平者誤也不知外平書法宋人及楚人平是也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平而涖盟足明齊魯爲此平也孫覺經解○左傳齊求之也乃正解魯暨齊平之義後乃及齊燕之事而杜氏預遂謂燕暨齊平誤矣書暨齊平正與及齊平及鄭平之文同且叔孫婼旋如齊涖盟則此爲內平審矣若外平則當用宋人及楚人平之例日講解義○許惠卿說此爲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涖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他事而重舉衞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孔廣森公羊通義○按戴帆隱曰若今冬齊伐燕明年春

燕暨齊平去燕字不書則紀事不明意與○杜預誤合齊侯伐北燕爲一事不知燕及齊平所謂外平不書也卽燕齊平亦當書北燕伯及齊侯盟如僖三十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矣彼不隔手猶復書衛人書盟以別內及外平之文則此之內暨齊平甚明也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春秋內魯暨求齊可云及齊齊求魯不可云齊及我故特曰暨若外平則以欲之者爲主齊求燕則曰齊及燕燕求齊則曰燕及齊何必曰暨哉張用星左氏聚卷首左辨○愚按杜元凱從許惠卿之說因上文書齊侯伐北燕左氏此傳又連敘燕人行成之事誤以爲燕暨齊平劉氏敞李氏廉駁之曰杜注齊伐燕燕人賂之齊反求燕而與之平杜說與傳意自相反傳云齊求之者指齊求魯爲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此載然兩事若齊已暨燕平下文何得又云燕人行成且燕人行

成是燕求之何得又以爲齊求之邪左氏本無誤而杜爲許所誤也又推之經例則暨齊平之文王與及齊平及鄭平書法同而下文書叔孫舍如齊涖盟則魯與齊平之據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之事無異也劉李所辨甚明顧棟高杜注正譌葛本同永嘉陳氏以齊與燕平黨亂臣賊子爲關天下之大故而書平是又因杜而誤矣○又按栾山牛氏主燕齊平之說駁齊暨平之說據齊平在正月涖盟在三月中有間事謂平與盟兩事辨以涖盟証暨齊平之非又據別傳有燕齊平之月一語爲燕齊平之證其說甚辨然不若孫李劉孔辨證精確也

定十年春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范甯○與齊釋怨而齊受之故書及胡銓春秋解魯與齊鄭連年交侵非有大過特一念不自克耳夫子用

於晉所以謀吾國格吾君而行乎季孫者以平爲先務洪若臯春秋說○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爲相以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李廉會通○季氏倚晉而搆怨於齊且再使公主兵陽虎在齊必謀挑禍故孔子與聞魯政急與齊平其曰及晉志也方苞直解○鹽鐵論曰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孔廣森公羊通義○暨與及異文但穀梁以暨爲不得已文定以我及齊平非不得已則又皆泥於文也齊之請平於昭何所不得已而定既以侵齊召怨又叛晉顧可謂其得已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書及內志也是時晉失霸齊擾霸而齊魯比壤不勝其擾故平之以紓外患而陪臣執國命並倚齊爲援故平之以紓內憂高衙然釋經○暨齊平之後我往涖盟而齊不報使及齊平

之後兩君爲會而且來返侵田劉紹攽微旨○先儒以爲叛晉非也是時聖人用魯亦有叛晉之事蓋齊魯不相能非國之利也睦鄰之道固當如是耳葉酉究遺

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左始叛晉也○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杜注○六年公侵鄭爲晉也今曰及鄭平爲齊也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爲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於齊故爲齊平鄭趙鵬飛經筌○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李廉會通○隱之世鄭輸平鄭來求平於我援我爲黨以自固也今及鄭平我往求平於鄭援彼爲黨以自固也世變之不同如此姚舜牧疑問○侵齊侵鄭非公意也今及齊平又及鄭平者孔子行乎季孫故公爲政而三桓亦知與鄰搆怨之非而從之也左氏不明大義以叛晉爲說夫春秋貴尊王其有取於從伯者

以伯假尊王為名耳然猶罪伯者無尊王之實而徒知從伯者
亦不得無罪也今晉失道猶以叛晉為說不亦誣乎○平齊而
州仇如齊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從令也定君臣之分結四鄰之
好內外無事矣聖人之聯天下也以仁而定天下也以禮御纂直
解孫○前之侵鄭受晉命也既背晉不事則不得不平鄭以釋怨
修好矣書及者魯志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鄭附齊今魯及齊平即與
鄭平皆夫子用魯睦鄰之道也葉酉究遺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見書伐門○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
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若是雖以勢力強之而
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也
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繫失平恕之本耳以利心

國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也胡傳○宣公平莒郯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皆不義失平怨之本也李廉會通○郯魯姻國公欲爲郯平莒夫平不可偏重亦非可用勢書公及齊蓋借勢於齊也書莒及郯蓋責重於莒也故莒人不肯見同心不服非獨其君也公不自反怒而伐之暴矣況因以爲利乎書取向深病公也御纂直解○平莒及郯義也挾強齊以要平非義也莒人不肯非有罪也伐莒取向利之非君子之道也君子平國以禮不以亂牛運震傳

平不書陳葉說見前

隱七年宋及鄭平　陳及鄭平

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

僖二十五年盟洮及莒平

文九年陳及楚平

文十六年及齊平　宋及魯平見宣元年傳

宣三年鄭及晉平

宣五年陳及楚平

宣七年鄭及晉平

宣八年白狄及晉平　陳及晉平

宣十年鄭及楚平

宣十二年鄭及楚平

襄八年鄭及楚平

襄十年鄭及晉平

襄十九年齊及晉平

襄二十年及莒平

襄二十五年　陳及鄭平

哀元年　越及吳平

哀八年　及齊平

哀十二年　吳及越平

補　隱六年　輸平

愚按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陸德明音義墮許規切布也服云輸也杜注訓墮爲布云諸侯布幣乃相見孔疏亦引服注謂墮是輸之義又以公羊此傳輸平猶墮成也爲證是二傳所謂墮成者墮字應作輸字解正與左義相合而二傳誤解之爾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終